

建寧府志卷之二十八

人物

理學 名臣 忠烈 風節 良吏 儒林

文苑 武功 流寓 孝義 隱逸 方技

列女

每閱往籍有一人遺蹟而兩地互見豈後人好事哉地以人重故彼此交艷之耳建中山川秀異鍾為人才至宋而盛極矣諸儒蔚起考亭集其大成遂使南閩比於鄒魯天下宗之此外間生之英代

建寧府志

卷之二十八

理學

二百五十五

不乏人或著聲於京國或樹美於丘園或以奇節顯或以篤行著以至幽閨淑媛僑寓名流凡有可紀皆表而出之庶後之君子過宅里而興思想風聲而嘆息或求其子孫或表其墟墓所以志景仰昭典型也方技小道亦有可觀法得附錄志人物人物一

理學

宋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北

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進道酢與楊時師事之一日頤偶瞑坐酢時侍立不移頤覺則門外雪深尺許頤兄顥知扶溝縣方以倡明聖道爲已任召酢職學事酢忻然從之得其微言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辟爲教授純仁入相復爲博士僉書齊州泉州判官徽宗立召還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歷漢陽軍舒濠二州所至有惠政後寓歷陽卒程

建寧府志

卷之二十八

理學

二

三百二十七
儀

頤稱酢德宇粹然學問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楊時誌其墓謂酢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聖人之徒也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及文集十卷傳世學者稱爲廌山先生卒諡文肅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講經史大義深器重之三試於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時方崇復熙豐之政安國廷對獨推明大學格致

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宰執以其不詆元祐降其
等哲宗命再讀之稱善親擢第三上問以誰爲
師對曰久在太學廷臣以爲名對崇寧間提舉
湖北學未上改使湖南時蔡京惡其不爲已用
以誣置獄湖南帥臣會孝廣謂人曰胡康侯當
患難而聲色不動賢於人遠矣旣而事白復官
召至京卧疾告歸宣和初丁父憂旣免喪曰吾
奮跡貧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焉
用哉遂稱疾築室先塋傍將終身焉宣和末侍

建寧府志

卷之三十六

學

三

三十三

叙

臣李彌大等合薦除起居郎屢旨趣行靖康初
名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
又乞定國論以觀中興上首肯之後臣僚登對
上每問識胡安國否許翰對曰雖未識面然聞
名久矣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入其籠絡超
然遠跡不爲所污惟安國一人上歎異遣中書
舍人晁說之詣館舍勉令受命除中書舍人在
省甫一月告日居半每出必有論列或曰事小
者盍置之安國曰大事皆起於細故今以小事

爲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
旣爲唐恪輩所擠遂去國至襄陽金人已薄京
城長子寅方校書中秘賓客每爲安國念之安
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之
辱也予恨効忠無路敢念子乎高宗登極安國
言崇寧以來國有九失援春秋爲證書上召爲
給事中再召不至紹興初遣使至所居起之進
時政論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
尙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上命促召未至復除

建寧府志

卷之三十六

理學

四

三百三十六

儀

給事中就職旬日以疾求去上曰聞卿深於春
秋方欲講論遂以左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
奏春秋經世大典左氏所載繁碎陛下必欲削
平僭暴克復寶圖莫若潛心聖經上稱善除侍
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乞援例各專一經上
曰他人通經豈安國比坐論朱勝非積忤呂頤
浩奉祠宰執臺諫交章留之不報久之除知永
州再與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先是王安石廢
春秋逮崇寧防禁益甚安國留心此經初得程

顧所作傳益自信研窮三十餘年嘗曰此傳之要典也至是再加訂正凡十餘萬言繕寫以進上屢言此傳深得聖人之旨非諸儒所及也除侍講諫官李公輔方詆程氏學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皆世所尊師乞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頒行其書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臺臣希宰執風旨交章詆之已而言者皆罪

建寧府志

卷之六

學

五

三百三十六

方

斥特除寶文閣直學士卒降詔褒諭累贈至大中大夫諡文定安國強學立行以聖人爲標的其教人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源以主敬爲持養之道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則置家事不問然風度疑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

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
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
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
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
蟻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
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所與遊者游酢謝良佐
楊時而劉奕向子韶曾開唐恕朱震相與尤厚
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
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河東侯師聖言必稱二
程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
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而已不意復有
斯人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旣學道乃不復
此意有時政論二十一篇春秋傳若干卷資治
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正統間詔從祀孔子
廟庭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

詳見宋史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淳之子也寅生淳妻以多男
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取而子之少
桀黠難制安國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寅盡

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
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寅早聞道
於家庭與弟宏磨礪薰染所學粹然長從河東
侯師聖遊十九入辟雍宣和三年中進士甲科
歷校書郎因受業於楊時得伊洛之學金人陷
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
議狀張邦昌僭立寅棄官歸建炎三年高宗幸
建康以張浚薦爲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
南侵詔議移蹕寅上書乞按行淮襄絕和議以
圖中原不宜退保吳越又言必務實効去虛文
任君子斥小人反覆數千言疏入宰執呂頤浩
惡其切直除主管江州太平觀會應詔上十事
不報紹興五年遷給事中時議遣使講和寅專
以復讐爲說乞罷使命以與張浚異說乞郡便
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改集英殿修撰復以
待制歷嚴州永州徽宗及寧德皇后計至服故
事以日易月寅上言禮讐不復則服不除願詔
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

建寧府志

卷之六

學

七

三十三

萬

兼侍講直學士院右相趙鼎薦寅可大用丁外
艱服除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
許致仕檜憾寅不已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
職安置新州檜死復原官卒諡文忠寅志節豪
邁新州命下刻日就道在謫所著讀書管見數
十萬言及論語詳說崇正辯行世又有斐然集
三十卷學者稱爲致堂先生詳見宋史及言行錄
胡宏字仁仲安國長子授學家庭聞伊洛之說欣
然心會遂編集河南語爲程子雅言序而藏之

建寧府志

卷之二十八

理學

八

三百三十八

萬

行思坐誦寢食不置旣冠遊太學與樊光遠張
九成友善執經於楊時又從侯師聖遊優游衡
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
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讐大義累數千言有曰二
帝劫於讐敵遠適窮荒其願陛下加兵敵國猶
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
而泣歡若生平引領東望九年於茲矣夫以疎
賤痛心於此尙欲有爲况陛下當其任乎末言
陳東馬伸以直諫正論死未聞誅一奸邪黜一

諛佞是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以天子威靈乃不能保二三忠鯁之臣以自輔助顧令奸邪得而殺之竊傷陛下威權之下移也司業高閔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謂閣下日覩忘讐滅理北面敵國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官不調時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書辭甚厲人問之曰正恐其名故示以不可名之端檜死

建寧府志

卷之二十八

理學

九

三百十五

行

被召竟以病辭卒於家著書曰知言門人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爲五峯先生

詳見宋史本傳

胡憲字元仲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從父安國學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亦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與劉勉之誦習其說問易於濟陽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潰故不能行

學乃可明耳憲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等以其行義聞於朝上特召之憲辭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廸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砭遣行義諸生敦致詔旨且爲手書陳大義開

建寧府志

卷之二十六

理學

十

三百三十六

衍

譬甚力憲不得已授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叅學政學者自是大化以母老乞祠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張宗元權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秘書正字旣至次當

奏事而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
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
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
死不恨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
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
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
翬朱松交松將沒囑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
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久
方憲之赴名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

建寧府志

卷之八

學

七

三百三十四

衍

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以
歌之人益信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未久不
究其底蘊云呂祖謙誅之有曰內聖外王混融
同歸服膺師門是則是倣率諡靖肅所著有論
語會議諸書行於世

詳見宋史本傳

胡寧字和仲安國次子生有淑質端重寡言受春
秋學於家庭以郊恩補官無仕進意秦檜當國
貽書其兄寅問寧何不通書寧勉為條陳數事
及奏乞以二程邵張從祀既而召試館職除勅

令所刪修官會秦檜子熺拜元樞檜問外議如何寧答云蔡元長父子所爲豈所望於相公檜怒因指爲故相趙鼎之客出爲夔州路安撫司叅議改知澧州以疾丐祠卒世稱爲茅堂先生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多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白水人開府滋曾孫也父元振遊太學呂大臨游酢皆與爲友勉之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初詣太學時方禁挾元祐書勉

建寧府志

卷之二十八

理學

上

三百三十一

衍

之求得每於深夜潛抄而默誦之復從譙定授易遂厭科舉業棄錄牒歸道南都過毘陵見劉安世楊時聞不妄語毋不敬之說抵家卽鵝湖下結草堂與胡憲劉子翬講肄其中紹興初舍人呂本中疏薦名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學者稱爲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

納交勉之一介不取娶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
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婦族之賢者命之奉
祀友人朱松卒囑其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于
其門勉之經紀其家而訓熹如子復以女妻之
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詳見宋史本傳

劉子翬字彥冲幹季子也以蔭補承務郎辟真定
幕屬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家國之變哭墓
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尋以宿疾辭歸武夷山
不出者十七年間走父墓泣涕嗚咽或累日不

建寧府志

卷之二十八

理學

三

三百五十五

全

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及兄子羽孝友備至子
羽之子珙幼嗜學子翬教之卒有立與胡憲劉
勉之爲道義交憲之言曰予與彥冲居相隣世
相好而臭味又同每見必有所益勉之亦曰有
質疑而取正每虛往而實還朱松病革囑其子
熹師之熹問入道次第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
者乃吾三字符也佩服周旋因敢失墜嘗作復
齋銘聖傳論以見志又嘗謂復卦易之門戶學
易者當自復始子翬天資卓異屬意高深於書

無所不讀語不妄發鄉人子弟來見必告以
弟忠信之道學者稱爲屏山先生卒謚文靖有

文集二十卷 詳見宋史本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世爲徽之婺源人居紫陽

山下父松尉尤溪而熹生焉幼穎悟甫能言父
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

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
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作八卦年十

三父病革以後事囑劉子羽謂熹曰崇安胡憲
劉勉之劉子翬吾友也汝在父事之子羽爲築

建寧府志 卷之十八 學 十四 三百三十一 全

室于其里奉母祝夫人以居勉之妻以女憲與
子翬撫教如子姪紹興十八年中進士第授左

迪功郎泉州同安簿在見延平李侗得聞河洛
之懿侗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

絕人力行可畏尋之任同安長吏事倚以決苟
利於民雖勞無憚選邑之秀民克弟子員日與

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聞其風者已知學之
有師秩滿丐祠奉母兩被名不赴孝宗立應詔

有師秩滿丐祠奉母兩被名不赴孝宗立應詔

上封事言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修攘之計
可不早定本原之地不可不加意帝王之學必
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
畢照則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
之計不過修攘政事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
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休戚斯民休戚
係守令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
本本原之地在朝廷而已隆興初復召入對上
三劄申言前意而加剴切時湯思退方倡和議

建寧府志

卷之六

學

五

三百二十六

全

除武學博士請祠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已而
大臣相繼論薦皆不赴起知南康軍條三事以
教民每五日一詣學講說復建白鹿洞書院會
亢旱修舉荒政民無流殍明年大旱應詔上疏
極陳近習蒙蔽之狀以病請祠不報陳俊卿等
薦除江西常平使改浙東乞頒行建安社倉之
法復值旱蝗其措置一如南康條奏災異之由
與修德任人之說凡七事至部訪民隱舉荒政
劾台守唐仲友污濫章凡十上仲友與宰相王

淮同里且姍家尙書鄭丙御史陳賈希淮意上
疏毀程氏學以陰阻熹於是奉祠五年復除江
西提刑會淮罷相熹入奏拳拳以謹察天理人
欲爲說有要之於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
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
豈可阨默以欺吾君乎奏上除兵部郎官以足
疾辭會侍郎林栗與熹論易及西銘不合劾熹
僞學坐罷熹亦與祠未逾月再召熹進封事
以天下大本與今日急務爲言大本者陛下之

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
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是以斯六者皆不可
緩而本在陛下之一心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
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翌日除崇政殿說書
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遂力辭以修撰奉
祠又辭光宗卽位降詔獎諭除江東運副改知
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
四百萬以俗未知禮乃條古今禮律命父老解
說以教子弟請行經界法或有阻之者尋請祠

後除命屢及門皆不拜未幾除湖南安撫適
獠擾屬郡熹恐其滋熾遂拜命至則責以禮義
賊皆來降乃申嚴武備戢姦豪興學校湖湘子
弟素知問學伺公退則請質所疑熹開誘不倦
寧宗卽位以趙汝愚薦召除煥章閣待制侍講
首勸上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情定省之禮又
勸上於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本而於玩經史
親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反覆詢
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因以察人才

建寧府志

卷之八

學

七

三百二十七

全

之邪正長短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乞遵
行孝宗通喪之禮及議僖祖不當祧一日進講
畢上曰看來緊要處只在求放心耳熹頓首曰
陛下出此語是乃聖學之要領願今以後見於
實行不患不爲堯舜之君也時韓侂胄自謂有
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之上疏斥言左右竊柄
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未幾以寶文閣待制補
郡尋依舊職奉祠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
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汝愚謂其易

初不以爲意及汝愚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
僞甯後僞學禍起熹遂落職罷祠慶元六年三
月甲戌以疾卒時年七十三疾且革手書屬其
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幹惟以勉學及修正遺
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
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而閒居
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其學大
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
主其所著述則章句字義至細至微莫不理明

建寧府志

卷之六

學

六

三百三十七

詞順易言易行使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
大明中天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繼往開來者
也初依劉子羽居崇安晚遷建陽之考亭後結
草堂於廬峰之雲谷扁以晦菴亦號雲谷老人
旣又創竹林精舍更號滄洲病叟最後因筮遇
遯之同人更名遯翁子塾塾在曾孫浚所著有
周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遺說緒說學
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太極圖傳通書西銘解
義楚辭集註辨證後語韓文考異叅同契解論

孟集義

初名集義改名精義後改今名

中庸輯畧孟子指

經刊誤小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

思錄程氏遺書外書伊洛淵源儀禮經傳通解

未脫稿平生所為文凡百卷門人問答語錄百

二十卷行於世侂冑既誅朝廷復熹官贈寶謨

閣學士諡曰文理宗朝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

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又勅立建安書院以祀

之明景泰間改建祠於紫霞洲錄其嫡裔世襲

翰林五經博士以奉祠事其贈諡從祀悉如宋

建寧府志

卷之二十八

理學

九

三百四十一

全

舊崇禎中追稱大賢

詳見宋史本傳

魏揆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少師胡憲與朱

熹為友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傑嘗困

趙鼎子汾以媚秦檜揆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

築室讀書榜以艮齋乾道中舉遺逸懇辭宰相

陳俊卿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

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

之本上嘉納之賜進士出身守太學錄先是學

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揆之既就職即日進

諸生教誨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請廢
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不報復
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
世務今乃專以空言取人又不報會曾覲秩滿
還在道揆之累疏以諫復遺書俊卿責其不能
救正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除台州教授既歸
嘆曰君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
乃日居艮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嘗依古
社倉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以納于倉部

建寧府志

卷之二十八

理學

二十

三百十五

全

使者素敬揆之捐米千餘斛假之歲歲歛散如
常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揆之始善與人交尤
汲汲推挽後進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
而避此嫌則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
不見以書名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卒年五十
八上思其直諒贈直秘閣子應仲從文公遊詳見
宋史本傳其祠在城南紫芝上坊清芬館右春
秋郡守委官致祭
蔡發字神與建陽人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與世
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于易象天

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
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爲事子元定生十歲
卽教使讀西銘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
世張氏正蒙語之曰此孔孟正脉也晚號牧堂
老人朱文公稱其所以教子者不干利祿而開
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及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少穎悟十歲能詩日記數
千言父發以二程張邵四子遺書授之元定深
涵其義旣長識見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

建寧府志

卷之八

學

三

三百三十七

万

讀書凡天文地理禮樂兵制度數無不通貫古
書盤錯有繁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
析細入秋毫聞朱熹名在師之熹叩其學大驚
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
諸經要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令先從元
定質正焉熹移寓建陽元定亦遷居后山里舍
相望元定每謁熹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
寢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
化之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

厭也熹釋四書及著易學啓蒙諸書皆與元定
往復論辨而後定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
萬里皆論薦之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
計寧宗卽位韓侂胄設僞學之禁熹首被黜併
及元定謫道州聞命卽就道熹與從者數百人
餞別蕭寺中坐有感泣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
時嘆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
得之矣次日熹與宿於寒泉精舍共訂叅同契
終夕不寐遂與子沉杖履行三千里脚爲流血

建寧府志

卷二十八

理學

三

三百三十八

万

無幾微見顏色至春陵遠近來學者甚衆愛之
者謂宜謝絕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
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以書諭熹
日間關萬狀然自反而縮殊覺怡然貽書訓諸
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卧不媿衾勿以吾得罪故
遂懈居二年以疾卒及歸葬熹誄之曰精詣之
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
得而見之矣侂胄旣誅追贈迪功卽賜諡文節
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

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
運氣節畧脉書及雜說若干卷傳于世學者尊
之曰西山先生明世宗朝配享啓聖公廟庭

宋史
本傳

蔡淵字伯靜號節齋元定長子內學于父外師事
朱熹元定嘗語二子曰淵汝紹吾學易沉汝宜
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淵既受學
家庭而又徧友黃榦張洵諸賢清修苦節有父
風與弟沉躬耕不仕著周易訓解嘗謂周子無

建寧府志

卷之六

學

三

三百廿五

五

極而太極之說得于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
易無體卽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
又著易象意言卦爻詞旨古易協韻大傳易說
象數餘論太極通旨四書思問等書行世

蔡沈字仲默元定仲子從朱熹遊屏去舉子業一
以聖賢爲師熹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
爲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
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
師之託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往往

明先儒之所未及元定謫道州沈杖屨侍行跋涉數千里道州爲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嘗以義理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絕意仕進隱居九峯當世大臣將薦用之沈不屑就卒諡文正明正統間詔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

劉燭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同受學於朱熹呂祖謙第進士調山陰簿歷連城令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除害知無不爲慶元中通

建寧府志

卷之二十八

理學

三十四

三百三十一

万

判潭州未上丁父艱僞學禁興從熹講學武彞築雲莊山房爲終隱之計寧宗初知德慶府大興學校奏便

兩縣無名租錢尋

提舉廣東常平召入奏事帝嘉獎遷尙書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褚幣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覆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因疏

乞罷僞學之禁以息邪說正人心及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又乞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俾學者知所向克接伴使自旣貽還備陳招集流散規畫兵食之計帝嘉納之除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時廷臣爭務容默爚奏乞明詔大臣崇獎忠謹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兼工部侍郎元旱求言上封事曰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然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必棄之而不

卹甘言必愛之而不覺矣進封建陽開國男權工部尙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敷陳之年七十乞去章凡二十上許之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諡文簡爚每夜歛衽默坐虛心省察嘗日夜坐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故其晝之所爲夜之所思也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行於世

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沉默寡言好讀書師事朱熹熹嘗造其居爲扁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鄉人稱敬義先生著四書集成諸經俱有詳解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字希元浦城人第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嘉定間除太學博士上疏言自韓侂胄專政以僞學斥忠良今當改弦正宜褒崇名節明示好尚除正字校書郎尋除秘書著作佐郎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

此始除起居舍人史彌遠方得政以爵祿虛糜天下士德秀力乞補外除秘閣修撰江東運副時金爲蒙古所攻勢將亡朝廷猶與通聘德秀辭奏國耻不可忘隣盜不可輕倖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改知泉州十三年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丁內艱築西山精舍與朋友講學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十七年兼權轉運副使理宗立名爲中書舍人兼侍讀擢禮部侍

郎直學士院兼修國史院修撰入見言雲州之
變非濟王本心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
情狀灼然願討論追封秦王故事以興滅繼絕
嘗因經筵進說謂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
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每進鯁言上
皆虛懷聽納史彌遠諷言官論罷之歸至精舍
修讀書記曰此人君爲治之門也紹興中除徽
猷閣待制知泉州彌遠死除福建安撫尋召爲
戶部尚書辭不允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進所著大學衍義拜叅知政事方踰月以疾力
丐祠除資政學士提舉萬壽宮卒諡文忠德秀
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時
要務直聲震於朝野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中
外交頌時相益以此忌之其學一以朱熹爲宗
以母自欺爲本以至誠爲極致論文必以明理
義關教化爲主自僞學之名立近世大儒之書
皆禁絕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
服行之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多其力也所著

有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
議翰林詞章及編集文章正宗諸書明正統間
詔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子恂
道仕至戶部侍郎

熊禾字去非號勿軒建陽人登咸淳三年進士第
任寧武州司戶叅軍入元不仕謝枋得聞其名
自江西來訪其道宋亡之恨遂束書入山築洪
源書堂以講學與其徒日以孔子周公之說相
磨礪於朱文公諸書心會力行以道教人學者

建寧府志

卷之二十八

理學

二十八

三百二十三

显

從之甚衆後歸故山創鰲峯書堂以周程張朱
五賢爲道統之的傳因祠之以配先師而邵馬
不與焉蓋謂聖賢嫡傳在此不在彼也乃取易
詩書春秋四書小學皆爲之集疏又取熹諸書
擇其至精且要者爲一編名曰文公要語以邵
馬張呂朱氏門人之說爲附錄所著有大學尙
書口義春秋通解大學廣義易講議書說四書
標題諸書行於世